

# 港畔烘焙香，人间亲情浓

□翁盈昌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东坡居士的字句穿越千年，恰如沈家门渔港的晨雾，漫进寻常巷陌。而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这句俗语更在灶间烤箱的暖香里，酿出生活的智慧与成长的回甘。自从外孙囡与烘焙结下不解之缘，这门手艺便像一束晨光，悄悄照亮了她的生活，也为家人的时光添了几分甜润。

## 一

“外婆，生日快乐！”生日前一日，外孙囡拎着只素白雅致的蛋糕盒踏进门来。没等外婆开口，外孙囡已笑着掀开盖子：“这是我自己做的水果蛋糕，您先尝尝！”

眼前的蛋糕霎时撞入眼帘，顶端用奶油细细勾勒出“祝您生日快乐”的字样，周围点缀着几朵新鲜雏菊与饱满的蓝莓，恰似一幅立体的《祝福》小品，清新又暖心。切开蛋糕，层次分明的果肉夹心便露了出来——芒果横切如金纹，草莓纵剖似红菱，猕猴桃切片缀绿，每一层都裹着细腻的奶油，花纹各异，视觉与味觉的期待一同升腾。这蛋糕做工精巧，造型别致，比起专卖店里的成品，多了几分手作的温度，那是独属于家人的心意，送人亦是体面大方。

外婆接过外孙囡递来的小勺，轻轻舀起一块送入口中。奶油滑润细腻，糯米般软糯却不黏腻，甜味淡适中，混着新鲜水果的清香，满口都是自然的甜润。“好吃！跟店里买的一模一样，依这手艺都快赶上老师傅了！”外婆连连称赞，眼角的皱纹都笑成了花。

“外婆，我还会做奶香饼干、蘑菇饼干、巧克力蛋糕，还有水果雪花酥，甚至能做芭比娃娃造型的创意蛋糕呢！”外孙囡得意地说着，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。

“依介好手艺啥时学的？跟哪个师傅学的？”外婆总爱刨根问底，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“没专门拜师傅呀，主要是看书、看电视自学，还去街道培训班听过几节课，假期在烘焙店打过工，慢慢摸索的。”

“有这手艺，今后‘饭碗头’就稳当了！”外婆笑得合不拢嘴，“开个小甜品店，自食其力多好，依还有经济头脑，赚点零花钱不成问题！”

## 二

外孙囡爱上烘焙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是“逼”出来的。

她读初中到高中那几年，妈妈在小岛上上班，爸爸在外地工作，家里就一个人。每礼拜一早晨，妈妈离家时总会给她一大包方便面，排骨味、红烧牛肉味、虾仁味、酸菜味……刚开始，她觉得新鲜，吃久了就腻得



AI制图

慌，后来宁愿啃饼干、吃面包，再也不想碰方便面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要好的同学送她一瓶自制饼干，玻璃瓶装着的，酥松的纹路与专卖店里的别无二致，几乎能以假乱真。“原来饼干还能自己做？”外孙囡心里咯噔一下，埋下了好奇的种子。

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一次偶然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烘焙教学节目，看着主持人将简单的面粉、鸡蛋变成香甜的糕点，她忽然想：要是自己也能做，不就能改善伙食，告别方便面了吗？

念头一旦生根，便如海边的芦苇疯长起来。她从网上买回两本烘焙书籍，跟着电视节目一步步学；为了系统掌握技巧，报名参加了街道成校举办的蛋糕制作培训班，摸清了蛋糕制作的全流程；假期又跑到烘焙店打工，在实操中积累经验，一点一滴攒下了手艺。

“妈妈，我想学做蛋糕！”当她把想法告诉妈妈时，起初遭到了反对。“依学业介紧张，哪有精力搞这些？肯定是心血来潮！”妈妈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，但女儿铁了心要

学，妈妈终究松了口。

有了妈妈的支持，家里很快添了烤箱、打蛋机、微波炉等一大堆烘焙用具，她的烘焙之路正式启程。

## 三

“磨糠搓绳起头难”，刚开始照葫芦画瓢学做小饼干，便屡屡碰壁：温度没控制好，饼干烤得焦黑报废；发酵技术不过关，面团硬得像煤饼；时间拿捏不准，蛋糕在烤箱里变成了焦炭……一次次失败，让她难免沮丧，但想起那句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，便重新振作起来。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失败成了最好的老师，慢慢摸索中，手艺也日渐长进。

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！”外孙囡笑着说，如今不管走到哪，只要看到西点、蛋糕，总会多留个心眼，琢磨人家的配方和造型，就想把自己的手艺再提高些。“每次烤箱里飘出甜甜的香气，看着面团一点点膨胀、变色，那种满足感真的没法说！”这份成就感，是不热爱烘焙的人难以体会的，那是创造的快乐，是把平凡食材变成美味的魔法。

“外婆，我现在做个番薯饼给您尝尝！”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一进厨房，便浑身是劲。她先把红心番薯洗净去皮，放进蒸锅蒸熟；取出后趁热捣成蓉，加入白砂糖和糯米粉，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；再把面团擀成厚厚的大圆饼，用玻璃杯口轻轻一按，一个个圆润的饼坯便成型了；燃气灶上火，平底锅刷上一层薄油，饼坯放入锅中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滋滋作响的香气便漫满了整个屋子。那香气里，既有番薯的本味甜，又有糯米的温润香，是海岛人家最熟悉的家常气息。

“番薯饼出炉啦！”外孙囡端着盘子，走到外婆面前，“外婆，快尝尝我亲手做的！”

“好吃！好吃！外孙囡做的就是香！”外婆咬了一口，番薯的甜香混着糯米的软糯，满口都是家常的温暖。屋里的欢声笑语，伴着烘焙的香气，酿成了最动人的时光。

有人说：“一旦踏入烘焙，便会深情投入。”这话不假。爱烘焙的人，必然爱生活。他们愿意花费时间和心思，将简单的食材打磨成精致的美味，正如外孙囡，从当初为了告别方便面而学烘焙，到如今在方寸厨房中创造出万千滋味，这门“逼”出来的手艺，早已变成了她热爱生活的方式。

# 远离家乡

□麦田守望者

冬至日，老家湖北的天空清透得没有一丝雪意。田垄间的油菜正憋着劲拔节，嫩绿的菜心在这片土地上生机勃勃；麦苗也怯生生地探出头，在寒风里抖了抖新绿。夕阳衔着远山，准备西坠的时候，我来不及吞下碗里最后一颗水饺，便匆匆赶到2号站台，再次与家乡作别。

那条曾被我们踩过千万遍的黄土路，一直延伸到村外，是小村连接世界的唯一通道，如今已被碾得笔直，黑亮的沥青覆了旧痕，太阳能路灯沿着路肩列队而立。可路修得越宽越好，我踏足的次数却越发稀少。

那些曾一心想逃离的风物——村庄的炊烟、河流的涟漪、山川的轮廓，还有村口那棵被喜鹊安了家的乌桕，如今却在梦

里日夜缠绕，连枝丫的形状都清晰可辨。

一村一校的老小学早已撤并，只剩下空荡荡的围墙圈着满地荒草；村里的年轻人像候鸟般远走，无数老屋都是铁锁把门，唯有通过监控与童年的玩伴隔空互道晚安。那幢灰扑扑的老屋，连同远处山坡上的古塔，陪着父亲守在故土，守护着地底下长眠的亲人。只有在春节、清明这样的日子，这片沉寂的土地才会被烟火与脚步声激活，而后又迅速归于宁静。

如今的我，更像家乡的客人。邻里们客客气气地与我打着招呼，我却只能讪笑着询问那是谁家的孩子；酒桌上的空位越来越多，从那些缺席的身影里，我能判断出哪些老人已被永久地“开除了”村籍。

伯父借着酒劲扯住我的衣袖，说他百

年之后，我们准备把他葬在哪里。堂弟没好气地接话，说他准备用炸药炸开村后的那道山梁。我低头抿酒时，分明看见父亲眼里闪过一丝不安——他的姐姐、我的姑妈，前几日刚永远离开了这片土地，我们赶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

冬至日的余晖里，我故作潇洒地跟父亲挥了挥手，汽车的尾灯在空旷的原野里显得格外刺眼，不知趣的寒鸦嘶鸣着划过天际。在火车启动的最后时刻，我赶到2号站台，乘坐动车远离家乡——远离这柏举之地、麻秋之城、杜鹃故里，远离那山川河流、田野荒地、老屋炊烟，远离那些比老屋还要沧桑的父老乡亲。列车鸣笛的瞬间，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，我不知道，下一次归来，又待何时。